

左拉

讓·弗萊維勒著



左 拉

讓·弗萊維勒著

王道乾譯

新譯文叢刊

左 拉

進口紙本定價八角八分

著 者 [法] 讓·弗萊維勒

譯 者 王 道 乾

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

印刷者 國 光 印 書 局

(上海大沽路 383 弄 32 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開本: 762×1067 1/28

印張: 7 5/7

字數: 132,000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1-3200

原書名 Zola, semeur d'orages
原著者 (法) Jean Fréville
原出版者 Editions Sociales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對法國十九世紀偉大作家左拉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論述。全書分為五個部分：首先，介紹左拉所處的時代和左拉的成長；第二，對左拉的『自然主義』進行深入的分析批判；第三，分析左拉的主要作品，指出其社會意義、現實主義成就，同時批判左拉的錯誤觀點和藝術上的缺陷；第四，從掀動了法國十九世紀末期整個社會生活的『德萊斐斯事件』，說明左拉偉大人格和作為作家的高貴品質；第五，論左拉在歷史和文學中所佔的地位。

◆ 0.88

目次

第一章	探求一個新的公式	三
第二章	自然主義文學大師	四三
第三章	階級和人的解剖學	九五
第四章	我控訴！	一五五
第五章	左拉永遠活着	一八三
左拉作品編目		二〇五
插圖（這些插圖非原書所有，係譯者所加。）		

左

拉

本書所引左拉原文均根據巴黎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
拜奴阿版全集(Edition Bernouard)——原註。

第一章 探求一個新的公式

在愛柯斯度過的童年。——在巴黎沒有工作。——考慮這個世紀需要什麼。

——阿瓏特圖書出版公司的推廣部主任。——第一本書出版：給妮農的故事
(一八六四)。——從浪漫主義到現實。——第二帝國時的作家們。——

一八六六年的『沙龍』：左拉的美學思想和爲瑪迺而展開的鬥爭。——左拉
關於小說的思想的形成。——參加自然主義派：戴來紫·拉甘(一八六七)，

瑪德來納·費拉(一八六八)。——在帝國圖書館裏過的八個月。——左拉着
手寫『盧貢——馬加爾』(一八六九)。

一個從外省來的初出茅廬的青年，沒有人事關係，也沒有經濟來源，到巴黎來冒險，尋找出路，倒在巴黎馬路上成了一個餓着肚子的詩人，可是二十年以後，變成了一派文學的領袖，一個和巴爾扎克齊名的小說家；他企望着科學家在實驗室裏做試驗時的那種客觀、嚴格、冷靜，他要建築一部大作品，在裏面讓激情、粗獷、反抗戰勝一切；他在生物學裏探尋人的本質的祕密，他給我們留下了一幅展示着一個時代的經濟條件所決定的各種社會現象的大壁畫；他主張描寫個性，可是他終於又成爲一位無與倫比的描寫羣衆的畫家；他的出發點是資產階級的，最後却成爲一個反對資產階級的控訴者；他描寫了普遍存在着的痛苦、惡勢力、不可救藥的腐敗，同時他也歌頌了生活的歡樂、進步和對未來的信念；他宣告了一個社會的崩潰瓦解，最後達到的結論却是樂觀主義；他宣佈自己是「一個正直的布爾喬亞，一個有學問和藝術修養的人，老老實實生活在他的角落裏，」^①他是不過問政治的，可是，通過一次下了決心的行動，爲了拯救一個無罪的人，他把國家中一部分健全的人引進了一場劇烈的鬥爭^②；他以維護藝術的「獨立」開始，結果却使文學和無

① 左拉：酒店序，第柒頁。——原註。

② 指德萊斐斯事件，見本書第四章。

產階級解放的利益結合起來。——這就是愛彌勒·左拉獨特的、矛盾的、令人驚歎的命運，這就是這位和維克多·雨果一起把他們的世紀掀動起來的作家的一生。

愛彌勒·左拉於一八四〇年四月二日在一次旅行當中降生在巴黎聖·約瑟夫街十號。這個地方，和讓·若來斯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被謀害的地點相去不遠^①。若來斯在左拉的小說勞動出版後不久，除了對這本書的空想那方面採取若干保留之外，認為在左拉身上現出了『社會革命的詩人』^②。

愛彌勒·左拉的父親名叫弗朗索瓦·左拉，出生在維尼斯，母親是一個希臘女人。弗朗索瓦·左拉的面貌有着一個探尋者的高傲和好奇的神氣，他永遠在追求着一個理想，尋找着一個能夠採納這個理想的國土。當他還是孩子的時候，當法國大革命的軍隊在意大利取得勝利以後，他受到了法國的影響。他後來從事軍人的行業，以後復員成爲工程師，走遍了歐洲，過着一種不安定的生活。他在馬賽定居下來，給卡達朗設計了一個新海港，爲巴黎製定了一套軍事防禦體系，發明過一種機器，就是後來挖掘機的雛形，他還設計了一個偉大的計劃——開鑿一條供水給普羅望斯——愛柯斯的運河^③。他爲了這條運河，和那些

① 讓·若來斯（一八五九—一九一四），社會主義政治活動家，人道報的創辦人；他還不能算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相信改良主義。

② 若來斯語，見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小共和國報。——原註。

③ 普羅望斯——愛柯斯，法國南方的一省，濱地中海。

阻礙他的力量做過鬥爭，有八年之久，運河終於動工了，可是在一八四七年他突然得了肺炎，病死了，還沒有來得及完成這條後來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運河。

弗朗索瓦·左拉在一八三九年和愛彌麗·歐拜爾結婚的，她是褒斯地方貧苦的、勤於工作的手工藝工人的一個女兒。

毫無疑問，愛彌勒·左拉從他父親那裏得到了富於創造性的想像力和建設的熱情，從他母親那裏，他又得到實踐的現實感、專心工作的堅持性。

弗朗索瓦·左拉去世以後，住在愛柯斯的外祖父外祖母幫助着這個沒有經驗的年青寡婦，對付那一羣債主……官廳的傳訊，律師的訴訟費，打官司的費用，沒完沒了的審訊；所有的積蓄都耗用光了。貧窮不久就光臨了這個家庭。可是這個小孩，仍然讀着小學，乘着性子遊玩，什麼也不缺少。在市立波旁中學的時候，他一點也不讓時間白白損失掉，一有空，就到樹林裏和田野裏去遊逛，到陶斯河裏去洗澡。

這個中學生跟保羅·賽尙和巴第思丹·霸依結交了朋友。這三個分不開的朋友，在郊野遠足的途中，一塊兒讀書，一塊兒爭辯，對維克多·雨果、繆塞非常喜愛。愛彌勒·左拉這時寫了一本歷史小說，一些詩，一部喜劇。當到了他應該選擇學文科還是學理

○ 弗朗索瓦·左拉是在愛柯斯承辦修建運河工程中染病死去的，他這一死，工程上的經費、財產清理極為煩雜，他的未亡人因此負債累累而被人家告了。

○ 保羅·賽尙（一八三九—一九〇六），法國大畫家，印象派的主要畫家。

科的時候，他選的是理科，他忘不了他的父親，他對那些死的文字^②沒有興趣，雖然他在學校裏拉丁文和希臘文的翻譯都得過獎。

左拉一家人，後來在外祖母去世以後，就搬到巴黎來住了。愛彌勒靠他父親的一個朋友的保荐，得到了一筆獎學金，在國立聖路易中學讀書，一直到畢業。他離開故鄉，很不開心，他很難適應環境。他考了兩次科學學士學位^③都失敗了。

太窮了，不可能繼續求學。他才十九歲，處境是這樣的：和家鄉充滿陽光的房屋、發出芳香氣息的松樹林、有着蟬鳴的橄欖樹，都離得遠遠的，在這麼一個艱難的、陰暗的、無情的城市裏，被迫着去苦苦尋求一個什麼工作……他既沒有學校文憑，也沒有出路，又沒有支持。難道他跟那些到巴黎來試試運氣的人們一樣，就這樣倒下去嗎？難道說，他們儘管有才能，貧窮就這樣把他們絞殺嗎？他把他的疑慮、他的恐懼、他的失望，寫給他的愛柯斯的朋友們：

我算完了，連寫幾個字也不能了，連走路的力量也沒有了。我想到將來，我看這個將來，

② 維克多·雨果（一八〇二—一八八五），法國浪漫主義偉大詩人；繆塞（一八一〇—一八五七），也是浪漫主義詩人。

③ 指法國學校裏必讀的拉丁文和希臘文。

④ 在法國學士學位考試相當於我們的中學畢業考試和大學入學考試。

是這麼黑暗，這麼黑暗呵，我害怕，我後退了。沒有財產，也沒有職業，除了氣餒，甚麼也沒有。我沒有人可以依靠，沒有女人，也沒有朋友在旁邊，處處都是淡漠無情，處處都是輕蔑……我懷疑一切，首先我懷疑我自己……我的中學教育對我毫無用處；有那麼一點理論，卻沒有實際……我不知道到哪裏去好，走一步怕一步，因為我知道我要走的道路兩邊佈滿了深淵。①

左拉是勇敢的——這種勇敢，還有他的堅持和正直，這是左拉的性格的特徵——，他不屈服。前後經過幾年時間，他進行着一種雙重的鬥爭：一種是爲了找到一個固定職業的內在的鬥爭，另一種是爲了要作一個有獨創性的作家的內在的鬥爭。

他相信他的詩人的天賦。但是他選擇哪些導師呢？選擇那些他着迷的浪漫派的作家嗎？可是浪漫主義僅僅在它的社會面貌下，在喬治·桑②的小說裏和維克多·雨果的詩和散文裏才存在着……事實上，社會發展已經超過了浪漫主義……是不是他去選擇在一八六六年被稱爲巴納斯派③的那些人物呢？巴納斯派是以一種大理石似的冷漠和一種要人猜測的艱澀來和抒情的昂揚、青春的熱情對立的。左拉反對這種以戴奧非勒·高及耶和勒宮

① 左拉：書簡，第三十二頁，一八六〇年二月九日寫給賽尚的信。——原註。

② 喬治·桑（一八〇三—一八七六），法國女作家。

③ 巴納斯派詩人主張爲藝術而藝術，戴奧非勒·高及耶（一八一—一八七二）、勒宮特·得·麗勒（一八一—一八九四）是這一派的代表。

特·得·麗勒爲首的爲藝術而藝術的反動理論。他認爲藝術不應當被貶低爲脫離現實生活的鑲金術，也不應當是對過去的奴隸式的模仿。

我們的世紀是一個過渡的世紀；我們從一個可憎的舊時代走出來，走向一個未可知的將來……我們這個時代的特點就在於這種激烈、這種巨大的活動；各種科學活動，商業、藝術的活動，各方面的活動，還有鐵路、電報、汽船、昇到天空的氣艇。在政治的領域裏，那是更糟：人民站起來了，帝國卻企圖統一。在宗教方面，一切都已動搖；對於這個行將崛起的新世界，必須另換一種富有青春活力的宗教才行……那末詩人做什麼呢？難道他應該像十六世紀小說家——毫不留情地鞭撻他的時代的罪惡，不論是上帝也好魔鬼也好，一概加以嘲笑嗎？或是像十七世紀的悲劇家，戴着假髮，像作算術似的排列兩行一押韻的十二音詩？或是像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否定一切，爲了把國王樂於引證的神權也加以否認，以便摧毀舊世界，在這個舊社會的殘蹟上生長起一個新社會？不是的，過去時代所有的一切是有它們存在的理由的；我們再從他們的墳墓裏像殭屍似的站起來，那是太可笑了；向着羣衆宣傳他們所不理解的嘲罵，使得他們莫名其妙，那也是可笑的。儘管我們願意否認我們所生長的時代，可是我們事實上辦不到。①

因此，問題不在於再去查考陳舊的公式，不需要再迷醉於古代的作品，留戀於已經陳腐、廢棄了的概念了。應該做現代人！既然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藝術，那末，創造我們時

① 左拉：書簡，第八十四頁及第八十五頁，一八六〇年六月二日寫給福依的信。——原註。

代的藝術吧。讓左拉到生活裏去扎根吧！

左拉熱切的期望着一種新的詩，這種詩「不談什麼日神、月神，也不會像我們的詩似的，看着一枝蘆荻或是一片月光就會昏暈。」在這個時代，科學發明每一天都在改變着世界，對於他，過了時的比喻是太可笑了。難道詩可能逃避這巨大的潮流嗎？左拉曾經套用过安得列·舍尼哀①的一句格言：

根據新的思想，寫出新的詩句。②

這個在尋找着道路的年青人，給自己規定了一個信條：『或是得到一切，或是一無所有！』有兩個前途擺在他面前：或是沒沒無聞，自生自滅，或是革新文學，使它適應這個世紀的現實和需要。

因此，我不願走任何人走過的道路；並不是我有野心，企圖作一派的領袖——一般說來，這樣的人永遠是有一個體系的，——可是我想尋找一條還沒有人走過的小路，遠遠地從當今寫

① 安得列·舍尼哀（一七六二—一七九四），法國詩人。他寫過有名的一句詩：『根據新的思想，寫出古代的詩句。』

② 左拉：書簡，第九十六頁，一八六〇年六月十五日寫給羅依的信。——原註。